

古诗歌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

325000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三溪中学 汪建峰

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灿烂辉煌。在漫长的文学发展历程中，颇有建树的文人骚客，多如繁星；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，浩如烟海。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，诗歌艺术是中国文化经典中一朵绚烂的奇葩，诗歌以它独有的特点和方式，记录了社会、历史、文学发展的轨迹，而收录在学生教材中的古代诗歌更是这朵奇葩中的精品。在语文教学中，古代诗词教学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强化古代诗歌学习对提高学生阅读鉴赏能力，陶冶情操感悟人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。

一、有助于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能力，提高他们对诗词的鉴赏水平，体味古诗词的无穷魅力，体会祖国文化积淀的深厚

优秀的诗词总是能用语言向读者提供能发挥想象力的形象，因此，诗的语言凝炼、生动、含蓄。如贾岛的《寻隐者不遇》“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短短二十个字，却有入物、有环境、有情节，经过几问几答，诗人想找到“隐者”的迫切心情和童子自然之至的答话神态毕现于读者眼前，而那位与青松、白云为伴，以采药为乐的隐者的形象令人遐想不已。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中有一句经典，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”不仅用词凝炼，而且给人以极其鲜明的形象感，一位倾国倾城，一笑百媚的贵妃形象跃然纸上。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：“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如果没有这“三千尺”夸张手法的具体运用，我们怎能想象出庐山之高、瀑流之急、气势之磅礴呢？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把千尺深的桃花潭水与汪伦送我的一片真情相比，使我们不难想象出二人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。柳宗元的《江雪》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只有放眼广袤的天地，想象漫天飘雪、千山皆白的寥廓凄清的背景烘托下的一叶孤舟、一竿鱼钓和一孤苦老头，才能走进一个在宦海中虽几遭打击几度浮沉仍痴守节操、孤寂愤怒的灵魂深处，实现跨越千年的灵独特的审美特质。

诵读古人的这类诗歌，我们被古人的奇思妙想所折服，这样的古诗激发了学生的想象，使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，思维更加活跃，学生就能进一步学会了领略诗词的美了。

二、有利于品味人生情感，净化学生心灵，陶冶学生道德情操，丰富思想内涵，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

“孝”曾被儒家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。“百事孝为先”，孝德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奉行的一条道德原则。从古至今，古代诗歌对于“孝”这个主题进行了无数次的赞美，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像春天阳光般厚博的父母之情，区区小草似的儿女怎么能报答万一呢？

兄弟姊妹本是同根，情同手足，一旦离别，彼此思念，切切之情难以言喻。

如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就表达了兄弟之间这种浓厚的关爱之情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诗人正在长安谋取功名，繁华的帝都对当时热中仕进的年轻士子虽有很大吸引力，但对一个少年游子来说，越是繁华热闹，在茫茫人海中的游子就越显得孤子无亲。第一句用了一个“独”字，两个“异”字，分量下得很足。对亲人的思念，对自己孤子处境的感受，都凝聚在这个“独”字里面。

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上，孕育了一大批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仁人志士，他们留下来的无数诗篇，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传统。也是古往今来中华儿女的精神支柱和坚定的信仰，这个信仰是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忧国忧民，是李白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蔑视权贵，也是杜甫在年近贫病处境中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”的博大胸怀。

许多古诗中积淀和包含着作者对于生命，时间，人生价值的哲理思考，至今仍给我们提供着有益的精神文化养料，值得我们关注。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诗人登上古老的幽州台，眺望苍茫广漠的宇宙，思索眼前这片广阔土地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，回顾自己的半生坎坷，不禁悲从中来。在这仅22字的诗歌中，交织着诗人追忆前贤，吊古伤今的激情和宇宙无穷，人生短暂的慨叹以及生不逢时，报国无门的悲哀，千百年来，不知引起了多少怀才不遇的志士仁人的共鸣。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”诗人神思飞跃，但又紧紧联系着人生，探索着人生的哲理与宇宙的奥秘。在体悟宇宙、历史、人生这方面，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可谓达到了极至。无怪被闻一多先生誉为“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”。

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表达的深沉的爱国情、浓烈的思乡情，执着的男女情，美好的友情和温馨的骨肉情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、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，优秀完美的道德规范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。这种博大精深，独具特色的情感美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，是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巨大力量。我们认真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中所蕴含的情感美，继承和发扬这种情感美的光荣传统，对于我们建设幸福、繁荣、稳定的和谐社会，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吟诵古典诗词，那字里行间挺立着一个不屈的民族灵魂，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，铸造了华夏文明的辉煌，他们忘我追求的豪情壮志，在朗朗书声中能使你激情澎湃，增强民族正义感和责任心。

浅谈戏曲舞美艺术功能拓展

071100 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哈哈腔剧团 刘占良

一、塑造人物形象

戏曲舞美对于塑造人物形象，有着至关重要的艺术功能。实现这种艺术功能，主要由戏曲舞美中的三个要素——服装、道具、化妆来完成，这三个要素共同为塑造人物外部形象服务。

服装被称作“演员的第二皮肤”，戏曲中俗称“行头”。所谓“穿戴鞋帽，各有所好”，不同行当、不同人物的不同服装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职业、不同身份、不同性格的内部形象特征。例如青衣所穿的青色褶子，就象征着贫苦的身份与悲伤的心境。戏曲的服装有严格的规范，素有“宁穿破，不穿错”之说。但在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中，服装设计已有明显的突破，基本上属于重新设计范畴。例如新编历史京剧《下鲁城》中，刘邦护送项羽灵柩至鲁城时，剧中人物的白衣白冠，都是重新设计的，摆脱了传统戏曲服装的固定模式，增强了历史真实感。又如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中郭建光等新四军的服装，也都是重新设计的，而在其鞋上缀以红绒球，则起到了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的艺术效果。

道具被称为“演员的第二只手”，戏曲道具通常分为大道具和小道具、装饰道具和手持道具（也叫“随身道具”）四类。大道具如桌、椅、床、柜等；小道具如杯、壶、碗、筷等；装饰道具如书、画、照片等；手持道具如烟袋、枪、笔等。传统戏曲的道具，也形成固定的模式，例如京剧《二进宫》中徐延昭的手持道具铜锤，成为身份、性格、地位的象征，以至后来成为京剧净行中以唱功为主的行当——铜锤花脸的名称。戏曲中道具设计也在不断创新，例如新编历史剧《下鲁城》中刘邦手持的货架挑杆；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中李玉和手持的号志灯，就都是突破传统戏曲固定道具的新创。

化妆也是戏曲舞美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，传统戏曲的化妆，也有固定的规范，特别是净行的脸谱，更有严格的规定。戏曲化妆的突破，最早由京剧大师梅兰芳首创，他创造的“古装”化妆方法，开了戏曲化妆创新的先河。近年来许多新编历史戏与现代戏的化妆，也都有了新拓展。例如新编历史京剧《鞞鞞春秋》的化妆，就突破了传统戏曲化妆的模式，增强了历史感、地

域感和民族感。

二、营造典型环境

戏剧舞美的重要艺术功能之一，是营造典型环境，为演员的表演搭建有效的平台。这一艺术功能，主要通过戏曲舞美的三个要素——布景、道具、灯光来完成，这三个要素共同为营造典型环境服务。值得特别关注的是，近年来戏曲布景的拓展，出现了电脑投影和激光光束构成的“光影景”和由演员表演构成的“人景”。前者如龙江剧《鲜儿》中的现代化布景，营造出动感效应，并富有层次感、透视感、油画感；后者如北路梆子戏《黄河管子声》中由8名女演员身着绿纱的服装，扮成糜子苗的舞队伴舞，构成糜子地的典型环境。当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糜子地野合时，扮作糜子苗的演员则将二人围起来，既含蓄又优美，堪称“人景”之杰作。

三、渲染舞台气氛

戏曲中舞美的另一个重要艺术功能，是渲染舞台气氛。在这方面，也有许多新拓展。例如壮剧《羽人梦》中，秋姐想象中远古的洪荒舞蹈场面与现实画面的交替出现，布碌砣举火把从太阳处点燃，又燃起红河水的壮观场面，就用强红光渲染了这一舞台气氛。又如许多戏曲通过激光频闪灯、光束、光图案等技术手段，渲染出特定的梦境、幻觉、回忆、荒诞、离奇的气氛。

四、深化剧作主题

深化剧作主题的艺术功能，是以往戏曲舞美少见的艺术功能，近年来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新拓展、新突破。这充分体现出戏曲舞美设计由消极、被动的“服务型”向积极、主动的“创造型”的转变，不仅是舞美设计内容的新拓展，更是舞美设计理念和思维的心拓展。例如现代京剧《骆驼祥子》（根据同名小说和同名话剧创作）中的旧北京城歪斜的城门与城墙的布景，就预示着中国旧社会的行将倒塌与灭亡，从而深化了剧作的主题立意。这一超常的舞美设计，不仅令广大观众赞赏叫绝，也令戏曲舞美同仁折服钦佩。

总之，戏曲舞美的艺术功能在不断拓展，这种拓展是与整个戏曲艺术的发展创新同步的。